

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
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
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申
一辭試能忍不尔時仙人便申一辭王以利
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

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申餘一

辭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

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

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

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

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

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

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

身今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

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今汝修七種

道斷七隨眠當知尔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

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

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今

其憶念過去世事使便自見爲羯利王佛爲
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
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
那聞已極懷恥愧合掌恭敬

延聖院益惟書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府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府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精進部第四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脩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

未顯所以策脩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

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慳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萃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糧冥曹拷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惰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聞身餘力預備前糧常湏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晚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厭離財色心幾心行貪着財色心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厭離名聞着我心幾心貪求名聞着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出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湏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省三業逾相識覩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

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控擣起怨增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快馬顧影馳走不同駕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誠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爲難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奉身如糞土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 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

人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湏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鹿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湏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尔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爲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脩摩那沙弥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計念在前世尊遇見長老比

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弥端坐思惟便說偈言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髮願 雖復年齒長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前捨諸穢惡行 此名爲長老 我今謂長老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分別正法行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恒爲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脩摩那沙弥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弥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 又佛說馬有八態辭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

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蹻車輪五態者便人立持輶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籠餕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遽含嚙噉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

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蹻車輪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輶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顎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核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姪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遠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籠

餕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遽含嚙噉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桀脩部第三 如持廿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爲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十二億歲未曾發起姪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卧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陰相 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万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爲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又詳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長八寸刺兩脛痛不得眠一年得道 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十八年中未曾偃卧脇一背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

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辟如小水常流則能
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辟如鑽火未執
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
度論云身精進爲少心精進爲大外精進爲
少內精進爲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
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
麻宗良注

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
有想非無想處壽八万大劫亦在十方佛國
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
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
未必要湏多聞 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
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
繫念今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比丘繫
心拭展物中念憶揮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
果被人暗鈍令誦掃箒兩字猶不俱得得掃
箒得箒忘掃如此蒙鈍尚得聖道何況利
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
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
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
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
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苦念過去無數劫時
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
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
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
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
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
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
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
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
趣其眼如欲蟄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
蜂王湏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胷
腹德樂止驚心中悚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
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

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
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
中湏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
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
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府朱林八十三

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湏日光明

余乃復得出

長夜乏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辭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辭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辭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
本逮薩隣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
身是德樂止者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
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
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

度脫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
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
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
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
道人報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
寄朱林八十三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

見曠塚門屍骸狼藉脹臭爛鳥獸食噉散
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灰鵠色者
疽虫吮噉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
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
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
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

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
馳万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
欲誠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
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
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
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爲卒暴亂錯不
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
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
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
不淨余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
間得湏隨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誠般勤不
得輕怠自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
交報親疎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
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田宅
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厭足生平不知修
福死去還屬他人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
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
門與其親友逮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

同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
哀辛苦共爲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
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
死鬼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虫婦甚啼哭不
能自止時道人徃與婦相見知脊命過鼻中
作虫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
悲哀柰何和上夫脊已死時婦湏鼻虫便墮
地婦即慙愧欲以脚蹈道人告曰止止莫煞
是卿夫贊化作此虫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
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虫中道人荅曰
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用
是壽終即墮虫中道人爲虫說經卿精進奉
有朱林八十三
八

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
之想墮此虫中亦可慙愧虫聞其言心開意
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
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爲福省己爲人不
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

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爲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羅華不同於朽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衆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精進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略引

晉沙門角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誦

晉剡隱岳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

朱林八十三

九

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裏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顧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栖禪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恠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折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撒膏颺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磚累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

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羣獸或云法獸燭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剗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盡家乞食獸呢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獸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獸前獸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獸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獸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獸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獸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余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獸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獸香三盞於是鳴鞭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獸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

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間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獸行至橋所聞室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獸心悵然久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獸所之獸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獸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憇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獸神色無擾明日見人著單衣恰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獸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獸停少時獸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擴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獸曰却後十

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攢石
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姪星帝並下諸國有
德沙門今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
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攢勞法師是夕
星退別說云攘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

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

府朱林八十三

十一

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獸屍
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此二驗出深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

京兆張瑜于此縣當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
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愈
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

湏吏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
咀僧規規因頓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
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
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
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
答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

城外有屋數十築壞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
餘丈上有鐵梁形如結墨左右有匱貯土土
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
衣幘並未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
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
云可開薄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
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恆昂吏謂規曰
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
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
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
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
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
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
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珮印綬執王板來曰
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
錄云湏吏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
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
道人來旣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

晁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花珍
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
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
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煞鬼取人
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
帝朱林八十三十一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

辦余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
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
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
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
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
瑜家而去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
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
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
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
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之澹爲說所見慧
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
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恨不革

湏之遂死古此一傳

真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

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
後山上起頭陁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普通
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住屋中
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着烏衣身長一
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
五日寺僧僧覆住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余
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湏臾之
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覆
驚起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
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
帝朱林八十三十一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上旣見石窟中舊有
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
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湏臾虎來以前
脚撮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
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
披袈裟形兒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
一人捉香鑑在前來入禪堂詣弘誓法師所

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少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如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惠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爰初捧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隋懷州柏尖山寺釋雲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脩宗栗心學遠訪巖隱遊至曰鹿山北霽落泉寺逢雲准禪師授以禪法又徃獨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廬棲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徃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曾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

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蘇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乘幸各分路何湏固忿虎聞依頭飲氣而散屢逢能虎交諍不歇皆詢徃救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璽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疾忽增卒於柏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古未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既尔徃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怖惶失

據其哀感靈祥疇能殫記唐高僧傳

此二驗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府三

鴟處瓦反之篋里反之韁君良輪良丁範食族餒於
反兜食尹盜力沾他計颯蘇合捐七入穉
力池檻光結桺古勞晃胡廣昱余六麿加璽
反斯氏切瘡忍漢蘇困

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
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形如枯
木心若死灰不充掘於富貴不墮懷於貧賤
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
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
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脩宴坐不斷煩惱而
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
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虫不淨無常苦
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如猕猴戲跳攀緣歡
娛奔逸不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綱強難化
懶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縲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六度之五

府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禪定部第五此別

述意部 引證部 頭陁部

利益部 定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

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
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
月搖漾輕動浮游沉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
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
脩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
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竟集五